

清史論叢

第八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

中華書局

清史论丛

第八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清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

本辑责任编辑组

主 编 杨向奎

副主编 王戎笙

编 辑 何龄修 张捷夫

清 史 论 丛

第八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桥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19 $1/4$ 印张 · 383 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700册 定价: 9.05元

ISBN—7—101—00741—4/K·311

目 录

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

——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而作·····	何龄修 (1)
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的编撰特点·····	罗仲辉 (15)
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	戎 笙 (17)
孟森小传·····	戎 笙 (30)
萧一山小传·····	戎 笙 (34)
清初的更名田·····	郭松义 (39)
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	韦庆远 (76)
试论康雍乾时期北疆的官营牧场·····	袁森坡 (98)
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规定的探讨·····	郭松义 李新达 (119)
清初关于夺取江南地区的战略决策及其变化·····	李 格 (131)
关于李漱芳获谴的几个问题·····	韩恒煜 (143)
清初吕梁山区农民抗清斗争·····	孙海泉 (158)
清代州县审判试析·····	郑 秦 (170)
清代族规初探·····	朱 勇 (198)
努尔哈赤家族与女真各部及漠南蒙古的联姻·····	岑大利 (226)
太后下嫁说新探·····	许曾重 (240)
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报告》辨析·····	郝镇华 (265)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陈祖武 (282)

Symposium on the Qing History

No.8

Contents

- An Outstanding Founder of the Discipline of Qing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an Inquiry int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f Qing History
Made by Prof. Meng Sen in Honor of His 120th
Birthday..... He Ling-xiu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riting of Lectures
on Qing History by Prof. Meng Sen..... Luo Zhong-hui
- Prof. Xiao Yi-shan and His Study of Qing History:
In Memory of His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Rong Sheng
- A Brief Biography of Prof. Meng Sen..... Rong Sheng
- A Brief Biography of Prof. Xiao Yi-shan Rong Sheng
- The abolition of the Princely Piltleso Land of the
Ming Dynasty in Early Qing..... Guo Song-yi
- The Pawn Broking and the Bureaucratic Capital
During Qing..... Wei Qing-yuan
- The Guoernemt Pastureland in Northern Xinjiang
During the Reign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Yuan Sen-po
- The Exemption Regulations of Tenants' Rent as
Stipulates in the Elicts of Exemption Four
Taxation on Land in the Qing Dynasty..... Guo Song-yi and
Li Xin-da

-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n the Occupation of the Jiangnan
 Area and its Changes in Early Qing.....Li Ge
- Problems German for the Punishment Inflicted on Li
 Shu-fang.....Han Heng-yu
- The Peasant War of Anti-Qing in Lüliang
 Mountain area during the Early Qing.....Sun Hai-quan
-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f th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during Qing.....Zheng Qin
- A Study of the Clan Rules in the Qing Period.....Zhu Yong
- The Matrimon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er-ha-
 chi's Royal Family and the Nüzhen Tribes and
 those in Inner Mongolia.....Cen Da-li
- Empress-dowager Xiao-zhuang's Marriage to Prince
 Duo-er-gun Xu Zeng-zhong
-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port of N. G. Spathary's
 Mission to the Qing Court.....Hao Zhen-hua
- Liang Qi-chao'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Chen Zu-wu

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

——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
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

何 龄 修

一

古往今来，任何一种学科、一个文化（文学、艺术、学术等等）流派的形成、建立，在初起时总有一个或几个代表人物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和活动。他或他们用自己的卓越的文化成果，为整个学科、流派创制和规定了主要的内容、特点、风格，而成为该学科、流派的无可争辩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建立也不例外。最初在这方面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有孟森、梁启超、陈怀、刘法曾、萧一山等人。但梁启超虽是一代史学大师，他的清史研究成就却是局部性的，限于学术史、史学理论和个别人物。辛亥革命前后应运而生的陈怀著《清史要略》，吴曾祺著《清史纲要》，汪荣宝、许国英著《清史讲义》，刘法曾著《清史纂要》，表现出襁褓期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幼稚性，不能反映它的较好水平。只有孟森和萧一山，才对清史进行了广泛和深刻得多的研究，并且由于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等不同，各自创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清史体系，从而为中国近代清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是照耀中国近代清史史坛的灿烂的双星。他们的著作自问世以来，就在清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自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清史研究工作以后，清史学科的内容和面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清史学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以往一切优秀的清史研究成果，是它的重要来源之一。它需要不断批判地吸收这些成果，使自己得到充实和发展。孟森和萧一山的清史著作，特别是孟森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一份需要认真分析、研究、总结、继承的珍贵学术遗产。

孟森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①今年是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对于清史学界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先师商鸿逵先生在世时怀念师德,曾计划就此事刊行专辑,事未措手而不幸辞世。今我室倡议举行纪念,介绍其生平,评价其学术,缅怀其业绩;这是非常正确的。我自己深知,我远远没有评述孟森清史研究成就的学力。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心情激动,不能自己。我很想写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肤浅的认识,以表示对于这位前辈大师的敬佩和纪念。就我个人来说,这样做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商鸿逵先生未竟的遗志吧。

二

孟森从事著作的年代,是中西学术交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和学术思想诞生、成长的时代。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传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学术思想,是孕育和诞生中国资产阶级学术和学术思想的源泉。因此,在当时的学术界,或研究、评量传统学术和学术思想的得失,或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和学术思想论著,一时蔚为风气。史学大师梁启超曾就中国传统史学做过颇有深度的评价,并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和方法做了系统的阐发。^②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会更明确地去寻求某种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的指导,程度不同地向传统和西方汲取营养,这就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决定了自己的研究和著作的面貌。

孟森的清史研究,自然有他自己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作指导。研究获得了系统的成果,既包括清朝前史,即清朝建立前满族先人、清室先世的历史,也包括清朝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的全面的历史。这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清史体系。

孟森所建立的清史体系,主要体现在他用新的分章节的综合体裁写成的《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其他重要清史著作,即《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③《满洲

① 关于孟森的生年,传世有三说:间有作1867年者,商鸿逵《述孟森先生》作1869年,通行的说法为1868年。1986年初,我曾就此问题函请孟心史哲嗣孟鞠如前辈先生指教。鞠如先生因长期在国外,解放初才回国,因此也不大清楚。复函指示以商鸿逵先生所说1869年为准。但商先生的说法与通行说相违,不能令人无疑。商先生本人也已去世,征信无从。幸鞠如先生复函又云:“家有照片一帧,系蒋梦麟与胡适先生为先父七十庆寿时摄。下题:‘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大学庆祝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寿纪念合影。胡适敬记。’”据此,则仍以从通行说为宜。

② 参看梁启超:《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 《明元清系通纪》已刊者,有《前编》四专题,《正编》十五卷,为卷一洪武至洪熙,卷二、三宣德,卷四、五正统,卷六景泰,卷七、八天顺,卷八、九、十、十一成化,卷十二、十三、十四弘治,卷十四、十五正德。未刊余稿存商鸿逵先生处,十年浩劫中有所散失。商先生以既具成例,补纂非难,据说已竭力续成。但尚未刊行,不幸商先生又去世。

开国史讲义》、①《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

这个体系的一条主线，就是清朝的文治武功。以清朝的文治武功作主线，表现了孟氏清史体系的重要特点。《明清史讲义》下册第四编，是整个主线最集中的反映。第四编对清朝建立前后三帝“开国”的功业作了概略论述，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康、雍、乾三朝。作者认为，康熙通过“撤藩”、“治河”、“绥服蒙古”、“定西藏”、“移风俗”、“兴文教”等，获得“巩固国基”的实效；雍、乾继起，借创制“井地丁”、“加养廉”等新制度，解决北部和西部边疆问题，昌明学术文化而使帝业臻于“全盛”；其后“嘉道守文”、“光宣嗣出”，帝业逐渐告终。②这样一条线，贯穿全部论述，非常明确、突出。

贯穿这条线，使整个清代的隆替和主要政治事件大体上都能得到表现。由于作者的分析以及采用新的综合体裁，历史进程显然不像采用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进行叙述那样孤立和割裂，而显示出更大的完整性，并更多地反映出历史的联系。

作者在展开与这一条主线相关诸史实的研究与表述中，很注意进行关于成就和缺失两方面的分析，就人和事做出许多精湛的论断。关于清初的用人，他敏锐地指出清廷的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纪纲，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至傅以渐、吕宫为开国首两科一甲一名进士，用为阁臣，不过以状元宰相款动汉人，争思入彀，其为公辅之器与否，非所计也。”③他又比较顺、康两朝的辅政问题，说：康熙虽也以冲龄践祚，但所用辅政四人“皆非宗室”，因为“愆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其用意可见也”。④关于康熙与道学的关系，他也有许多重要看法。他认为，康熙勤“举经筵”，“不因军务而间断”，“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他又指出，康熙“极得抚驭汉人之法。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⑤他强调，“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且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⑥他认为，康熙通过考验理学名臣，察觉“伪道学之间”，⑦并且屏弃厌恶武备边功的道学家故习，只是利用道学提倡忠孝，讲求治道，作养士大夫风气。“移风易俗，必有好善乐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

① 《满洲开国史讲义》，余未之见，仅从商鸿逵先生言谈及函示中略知一星半点。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目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光宣嗣出》章节内容在本版中被商鸿逵先生裁去，参商鸿逵：《述孟森先生》，载《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③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440页。

④ 同前书，总第410页。

⑤ 同前书，总第420、421页。

⑥ 同前书，总第447页。

⑦ 同前书，总第442页，参总第442—445页。

之。清圣祖所作养，后代享之而不尽，盖风气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毁灭也。”^①这些见解，无论对清代政治史还是学术史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其余关于朝局变迁、政事举措的真知灼见，正复不少，恕不赘举。

他还有许多细致而精当的见解，表现在对人的评论上。例如，他对清朝诸帝的才能、品质、作风、气度，甚至采取某一措施时的心理状态，都有分析。有时他还作比较研究，如认为，“清代两权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贪黷乱政之罪”。但“圣祖之于明珠，一经发觉其罪，即授权言官使振纲纪，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养成大患。免其阁职，仍获以内大臣效用。于所宠爱，保全实多”。^②高宗则因“耆昏”造成和珅的“专擅”，使遭受“后祸”，^③“自谓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④他就雍正关于继统问题的一系列上谕所做的分析，洞见雍正肺腑，真可谓美不胜收。^⑤他对文武大臣的品质、事功，也有深入研究。他既指出和珅贪黷乱政，又分析说：“附[嘉庆]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尽倾陷，则亦非大奸慝。”^⑥他根据研究结果，一反官书的夸张，揭露福康安、和琳等讳饰军功，独邀封拜，认为这反映了乾隆的私心，“必用帝室私亲、旗下贵介，借以侈其专征之绩”，“此亦盛极而衰之一征象”。^⑦

可见，围绕这一条主线，作者的研究具有多么深厚的功力。

但是，由于贯穿这样一条主线，作者的眼光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清朝的建立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大体同时，而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因此，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逐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清朝建立后，荷、俄、英、法、美、德等列强相继发动对华侵略或交涉；这一事实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运，并使清朝最终落入帝国主义列强的魔掌。但是，清初以来反击列强侵略的斗争，在开国至全盛时期的文治武功中没有占据突出地位，也就不可能促使作者注意，将中国在清末备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厄运同清初就开始的侵略和交涉作连贯起来的思索，以致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及其相关的大量史实，在作者对从清初至清中叶历史的分析中几乎完全被忽略。

在孟森的清史体系中，帝王将相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扮演历史进程的主角。他明确拒绝用阶级斗争的学说解释中国历史。以明季奴变为例，他强调“中西风习之不同”，认为“虽有阶级斗争之形似，而不可以概论也。盖其中有自相抵触之故，如为奴非奴所甘矣，而有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447页。

② 同前书，总第575页。

③ 同前书，总第566页。

④ 同前书，总第575页。

⑤ 参见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总第519—572页。

⑥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566页。

⑦ 同前书，总第575页。

非奴而又乐冒为奴者，如所云投靠是也；前之奴既变矣，而后之投靠者未已，则所谓斗争者安在？”^①因此，在他的笔下，历史的发展，或“英主独断”，或“中主”“守文”，^②都是个人所决定。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主体。他们反抗封建统治的主动行动，不是历史的壮举，更不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而是“盗”“匪”为“患”作“乱”。^③他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活动，他们的悲惨生活，都非作者视野所及。这自然就既谈不上社会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的杠杆，而且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为作者所注目。^④自晚年参加整理清朝档案，他的眼光稍有改变，曾慨叹“就史料论之，社会一部分素感缺乏。但现在已较易着手，因关于社会之风俗人情以及民刑纠纷等等，均可以奏销册补充之。昔时刑名奏销册具存，社会风俗之史料，向来无人注意。今者整理档案，始知其重要，异日编史大可利用之也”。^⑤但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一步工作就去世了。这一段话仅仅成了他的历史观向前挪动了一小点的证据。从这点说，这个体系不只是不深刻的，而且是历史的颠倒。

这绝不是偶然的。孟森是师法传统的史学家。他的历史观更多地偏向传统，认为历史就是国家活动的结果，“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⑥评量前代政治的得失，是史学的基本任务。“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⑦孟氏的法戒说，是直接继承司马光的评判“前言往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思想^⑧而来，再往前推也可说是继承刘知几的“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思想^⑨而来。这种史学思想是很古老很陈旧的。这是他主张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

孟森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夕已从事清史研究工作，^⑩在其后二十年的时间里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清史体系。他的思想显然也接受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影响。因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明季奴变考》，附孟森：《读明季奴变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5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418页等。

③ 商鸿逵先生整理他老师的遗著时，常将这类词句改易。如《明清史讲义》上册第六章第六节《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据北京大学出版组铅印孟氏原讲义作《流贼及建州兵事》，即是其例。

④ 孟森仅偶一注意经济生活的问题，如《闲闲录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总第589—590页。

⑤ 孟森：《中国历代史料之来源并拟现代可以收集之方法》，《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0页。

⑥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363页。

⑦ 同前书，总第364页。

⑧ 参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230页。

⑨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直书》第二十四、《曲笔》第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2、199页。

⑩ 孟森在民国初年已刊行《心史史料》第一册、《心史丛刊》一集，故云。

此,他经常用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思想分析历史问题。他在《科场案》一文中,多处联系“专制”作分析,认为“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科场案则何为者?士大夫之生命之眷属,徒供专制帝王之游戏,以借为徒木立信之具。……科举之败坏人道乃如是哉!”^①在《朱方旦案》一文中,他认为康熙年间一位对脑力持有正确的生理定义的朱方旦,作为“妖人”被害,是“专制时代”“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阙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所致。^②在《闲闲录案》一文中,他又就地方官吏肆意杀人事论说:“实则草昧之国,无法律之保障,人皆有重足之苦。”^③凡此都是其例。但也只此而已。他在总的历史观上、史学思想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因此,在他的清史体系中,反映出他的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也就不难理解。

三

孟森所建立的清史体系,从纵的方面说,不仅展现了清朝建立后列帝相承统治全国的活动,而且追溯久远,第一次全面、系统、清晰地揭示了满族自传说的禅让时代以来的发展脉络,根据略古详近的通例,又特详于整个明代。这是这一体系非常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清的先世源流,是一种客观存在,具在载籍。但自努尔哈赤伐明以后,清室世世相承,涂抹改窜,使本真尽失。终清之世,无人敢揭奥发秘,正本清源。在中国学者中,孟森最早就这个问题倾大力拨云除翳、钩沉索隐,取得卓越的独特的成就,使满族先人四千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清室先世在开国前近三百年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之林中最清楚地表现出它的庐山面目。他在完成整个研究后总结说:“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纪载者,恰与明开国时相次。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先世亦附见,未尝间断。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④他非常了解自己在学术上的这一特殊贡献,自许而又谦逊地表示:“清先世事……纵不敢言无遗漏,抑于清室之神秘业尽发之,可以供来者渔猎之资,而与举世认识此一朝之真相矣。”^⑤“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有余为发现最多。”^⑥这一点是任何有成就的清史学家所不能比拟的。清史研究的后继者至今仍然在踏着这位前辈大师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① 孟森:《科场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1、415页,参第408页。并参孟森:《心史丛刊》(外一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5页。

② 孟森:《朱方旦案》,《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9页。

③ 孟森:《闲闲录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总第591页。

④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373页。

⑤ 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前五卷刊行时孟森自记》。

⑥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372页。

在孟森的全部著作中,他关于清先世研究的著作占有最大比例,既有《清朝前纪》等三部专著,又有《八旗制度考实》、《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内函清兴祖考》等许多论文,^①并将研究成果概述于《明清史讲义》两册中。这些著作的成就,大体上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满族先人发展脉络的补充研究。从传说的禅让时代的虞开始至金元之际,满族先人的发展轨迹,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一些清朝断代史中已作过勾画。陈怀曾指出,虞至周初,肃慎氏多次进贡。古肃慎至后汉称为挹娄。北魏之世,析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等七部,总谓之勿吉。隋唐以来又称靺鞨,靺鞨七部以粟末、黑水最强。唐睿宗时,粟末部长大祚荣以实力羁縻黑水以下诸部,受唐封为渤海郡王,因改国号为渤海。后渤海渐衰,至后唐明宗时,为契丹所灭;靺鞨黑水部乘机次第恢复故土,称女真,即金的始祖。“清之先即为女真之别部。当辽金未造,有布库里雍顺者,始建国于满洲长白山东南鄂谟辉之野,……是为清之始祖。”^②汪荣宝的勾勒相同。^③孟森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明代以来满族的活动做了进一步的对照、印证。他根据后汉挹娄与清室先世最早活动区域的共同地理位置,指出:“挹娄之为部,当即清之祖先,所谓靺鞨里部。”^④在高句丽五族中,挹娄或“桂娄实为熟女真之本部,其地在今朝鲜北境”,“而靺鞨里之音即挹娄,其中间朵字之音特略去之耳。”“消奴、绝奴、顺奴、灌奴等‘余四部及夫余国,正为建州女真及海西女真之地’。”^⑤他又引《唐书》的《黑水靺鞨传》记“俗编发”,申述说:“其俗编发,即清代之辫发。”^⑥他研究金与清的关系时说:“金为女真,未审何部。……盖其先亦自粟末部来,后居完颜部。……若其初出粟末部,则与清之先出靺鞨里,正同其地矣。”^⑦最后,他总结挹娄、金人祖居和“清之祖居靺鞨里,是女真三次发展皆在长白山北麓,高丽之北边,为其发祥之地矣”。“金亡之日,即清始祖发生之年。由历史纪载之迹而观,直衔接无少间断,亦一奇矣。始祖布库里英雄,由金遗民受元代靺鞨里万户府职,为清发祥之始”。^⑧作者这些论证,进一步准确地、无可辩驳地把远古的肃慎和明代的女真衔接起来,确立了满族作为中华民族中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的历史地位,是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

二是关于明代清室先世活动的研究。这是他关于整个满族先人先世发展研究中的重点,是最繁重的部分。从活动地域和发展程度,他把整个女真族划分为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三部分加以叙述,使眉目非常清楚。

建州女真是重点中的重点。在建州女真中,他肯定清始祖布库里英雄(布库里雍顺)的

① 《明元清系通纪》前编所收《满洲名义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等四篇论文,都被商鸿逵先生辑入《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

② 陈怀:《清史要略》,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2页。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本书有北京大学出版部1910年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③ 参汪荣宝、许国英:《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目录及正文第1—4页。

④⑤⑥⑦⑧ 孟森:《女真源流考略》,《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9、10、11页。

存在,居住的地方为俄莫惠的斡朵里城。“朝鲜镜城之斡木河,实当《清实录》之俄莫惠”,“在元代实为版图以内开元等路之地。元初设斡朵怜万户府,即设长白山之东。清为斡朵里部族,实始于此”。^①元亡以后,胡里改万户阿哈出、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等曾一度臣服朝鲜。永乐年间,他们相继归附明朝。阿哈出被授为建州卫指挥。猛哥帖木儿被授为建州左卫指挥,并仕至都督。后几经反复,他们都内徙明边,镜城之地便弃归朝鲜。

猛哥帖木儿即清室所称肇祖都督孟特穆,是清室嫡传之祖。从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共历七世。孟森在《清朝前纪》中辟一系列专目,又在《明元清系通纪》中编年系月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在《满洲开国史讲义》中作综合的叙述,描绘他们的军事、政治活动。这就使得从猛哥帖木儿至努尔哈赤的绵延不绝的世系完全明确起来,而清室先世一贯臣属明朝,担任明边疆武职的客观事实也昭然若揭。

这一研究揭破了三百年来的历史的讳饰、捏造,意义重大。客观事实有力地说明,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观念(虽然那种观念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相反,清朝君临全国是中华民族内部统治民族地位的递嬗变换,不是异民族的入侵,“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②从而摆正了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三是关于创业开基之祖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两世生平事迹的研究,四是关于八旗制度起源、演变、性质的研究。这些研究无须细说。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作者最早认识到,八旗制度不只是一种兵制,也不只“与户籍相关”,“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名之为“联旗制”,^③这里“国体”一词虽用得不尽妥当,但意思很明白,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用以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是一种卓见。

这四个方面的成就,都具有开创性。据我看来,这是孟森著作中的主要精华所在,有着久远的学术价值。

四

孟森的清史体系有浓厚的趣味性,内容丰富多采。他把历史研究对象划分为两部分,说:“……网罗轶事,非史家必取之资,要于褻褻野史,不为一鳞半爪之谈,譬如博奕犹贤乎已。”^④按照我的理解,是否可以认为,一部分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在综合体的断代史著作中必须加以叙述,一部分没有那么重要,但也可以研究,总比玩牌下棋好。所以他的清史研究领

① 孟森:《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63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364页。

③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8页。

④ 孟森:《心史丛刊》(外一种),《序》,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域有其广泛性：既研究朝廷文治、武功、制度，又考察朝野故实，搜闻遗事；既评述帝王将相、文人学士、造反领袖的事迹，又阐明许多历史上次要人物的活动。在孟森笔下，历史生动活泼，丰富多采，趣味盎然。这是他的清史体系的又一特点和优点。

关于朝野故实、搜闻遗事的研究成果，有的被孟森采择入史，有的则不采择。这些成果，作者生前曾汇编为《心史丛刊》一、二、三集和《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此外还有许多单篇论文。解放后，商鸿逵先生集中整理，先后辑刊为《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及其《续编》一册。现略举大要，试作申说。

《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从表面看似乎不是研究什么有意义的大事，实际上却分别为清初政局和开国皇帝个性、生活提供了一种见解。《清世宗入承大统纪实》、《清高宗内禅事证闻》就朝廷政局的重大变迁做了许多精辟的分析，具有明显的重要性。

《科场案》、《奏销案》和王锡侯、朱方旦、蔡显、彭家屏等文字狱诸案，涉及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朝廷、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朝廷通过兴起大小诸狱，调整它与汉族地主、文人的关系，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孟森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生动、细致的素材和富有启发的见解。其中一系列案件牵涉中、下层知识分子，尤其值得重视。

《己未词科录外录》文颇独特。作者指出，康熙、乾隆、光绪三举鸿博，政治意义却极不相同。文章对康熙己未词科掌故，“就涉历所及，辑为一编”。目的在于说明，“当时明社初屋，士虽有亡国之痛，而文会社集仍沿明季故事”，“科举之焰深中于人心。四民以士为领导，士以科举为依归。其尤秀杰者，至科举亦不乐就，而其才名已为士林指目，苟不得其输心，则寻常科目，或有不足牢笼之人物，天下之耳目犹未归于一也”。康熙有鉴及此，“于三藩未平，大势已不虑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动一世，巽词优礼以求之”，“于死者以忠烈褒之，生者则以礼遇笼络之。右文稽古歆动于其前，八旗兵力收拾于其后”。“要于康熙朝所以安定人心之故，因此可以窥见”。制科作为一利器，“一要著，岂乾隆丙辰之比，但为承平之世增一部鼓吹而已哉！此录外作录之旨也”。^①

《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孟森发掘出刘兴祚（爱塔）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显然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个人物在当时明满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个人物的许多良好品质，以及具体表现出来的皇太极在创业时期笼络明朝将领的政策。刘兴祚的活动，增加了明满斗争的戏剧性。

《后明韩主》、《明烈皇殉国后纪》也是很重要的文章。《后明韩主》是作者研究川湖十三家军抗清斗争的专文，以十三家军拥戴明统，“至死不变者惟郝永忠、刘体纯、袁宗第诸人，

^① 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7—518页。

而以李来亨之全家惨殉为最烈”，许为“是可纪矣”。^①在《明烈皇殉国后纪》中，作者通过研究崇祯诸真假遗孤的种种说法的真相，以及雍正褒封所谓明裔的实况，揭露清廷的民族偏狭性，对待前明帝裔的两面政策。文中曾揭发，清廷指使魏忠贤养女、天启任妃假冒崇祯袁妃，出面指证北太子之“伪”。^②我在读到这一细小情节时，深深地惊诧于作者为历史画廊着色竟然细微至此！因此，历史画廊的人物和情节不能不完全活跃起来。孟森一部分论著所拥有的那种文惊风雨、笔动鬼神的感染力，从根本上说正是他的学术功力的表现。

《金圣叹考（附罗隐秀才）》、《王紫稼考》研究两位有成就的文艺家的事迹，金圣叹一篇偏重神秘方面。两篇都有明显的不足，但程度不同地揭示出他们在专制制度下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孟森作有《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书郑毅生先生景印三国志注补序后》两文，力证戴震窃取赵一清《水经注释》若干卷、《直隶河渠水利书》百三十二卷，将前书、并将后书改为《直隶河渠书》百二卷冒充己作行世。两文对盗窃过程作了强有力的分析、论证，揭出戴氏窃书动机和心术，给这位“学问最高之人”加上“无赖”和“真盗”的恶名。^③据两文说，戴氏的卑劣行径不久就被发觉和勘定，孟森的坐实进一步了结了这一公案。孟森显然很了解戴氏在思想、学术史上的成就，但他仍作两文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和他对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的痛恨。

《孔四贞事考》、《香妃考实》与《横波夫人考》、《董小宛考》都以妇女为主角而又不同。孔四贞和香妃是政治色彩较强的妇女，孔四贞一生关连着清廷对汉族藩王的政策，香妃一生则被赋予象征民族关系的意义。研究她们事迹的文章，其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顾媚（横波夫人）、董小宛本秦淮艳妓而为人妾，在历史上是很次要的人物。但她们的遭际仍是明末清初动乱时期某一侧面的写照。两文还反映出汉族士大夫在大动荡大转折中一些不同表现、明清官场某些动态，也增加了重要性。

所以，孟森选择的课题大都具有典型性，于娓娓道来的亦谐亦趣的故事中，寓严肃的学术价值。信如商鸿逵先生所说，这些论文“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命笔之作”。^④我们对于各篇论文所做的具体分析，可能与作者著作的主旨并不相同或不能尽同，但作者的世界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社会意义不相吻合的事例，是广泛存在的。因此，这里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些论文的价值之处。我们不能要求前人的著作一点也没有无聊的琐屑，关键是后继者把什么内容视为精华，并如何去汲取它。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分析眼光，我们就能把孟森的庞大著作如实地视作一个清史学的宝库。

① 孟森：《后明韩主》，《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页。

② 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同前书，第29—33页。本文对于南北两太子、朱三太子、延恩侯等问题的辨析，均极细致可信。

③ 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书郑毅生先生景印三国志注补序后》，《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0、514页。

④ 商鸿逵：《述孟森先生》，载《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五

作为一位旧型史学家，孟森不像解放后的史学界那样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为什么也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呢？现在看来，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在孟森的史学思想中，非常突出的，是他自觉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力求公允、如实地评述历史。他表示：“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①在这方面，他反对两种现象。一是故意歪曲历史。他认为这是“道德”问题，反复强调“节外生枝”，“指鹿为马”，“对历史上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事关公德……”，“倒乱史事，殊伤道德”。^②“紊乱史实，为失纪载之道德”。^③他把操觚作史与史家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认定“生平多曲笔之人，原难尽信”。^④忠实于历史，以死捍卫历史记载的客观性，表现出宁为

摧玉折的史德，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孟森是很好地继承这种优秀传统的史学家。二是史学家的主观主义。他深刻地认识到，史家“描写”历史，“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⑤因此，他自觉地要求采取客观态度，排斥浅薄的非科学的态度。他批评说：“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是不对的。他提出，评量历史，“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⑥

孟森在历史研究中的这种指导思想、品质和态度，决定他处处采取严格的、甚至苛刻的科学眼光，审查他所掌握的一切历史传说、记载、评论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此，他的著作充满了批判精神，经常强调“辨证”、“发覆”，^⑦反对“以传播流言为快意”的“结习”，^⑧不断推倒那些歪曲真相的历史传说和记载。他做了大量澄清史实的翻案文章，其原因就在于此。

史学家是否明确要求自己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关系着他的觉悟、职业道德、甚至个人品质。史学家之间在这方面的不同，必然在研究工作中产生极不相同的结果。现在验证孟森毕生的史学实践，可以说他是尽量实现了自己的要求的，他是一位由求实，由要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而使自己的著作达到与历史事实基本吻合的史学家。他的著作，给人一种严谨、平实、准确、可信的感觉。当然，对这一点不应夸大。“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阶

① 孟森：《心史丛刊》（外一种），《序》，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孟森：《董小宛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8页。

③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612页。

④ 孟森：《横波夫人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页。

⑤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363页。

⑥ 同前书，总第364页。

⑦ 同前书，总第576页；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页等。

⑧ 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页。